



松滋文史资料

政协松滋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韩大载的从政生涯
回忆父亲吴雄久
武昌围城日记
松滋民俗
吴庵肉僧
新江口的变迁

4

89

引 言

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建国四十周年大庆的日子，就要到来了。1949年，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；经历四十载，“天翻地覆慨而慷”。面对锦绣河山，抚今忆昔，思绪万千。难忘的1989年6月，首都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，幸我中共中央一举平息，保证了国泰民安。经过血与火的洗礼，共和国的旗帜，更加鲜艳壮丽。值此国庆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，我们编印出《松滋文史资料》第四辑，作为一份薄礼，奉献给祖国，奉献给读者。

列宁说过，忘记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。文史资料是朝后看的，是写历史的，“以史为鉴，可知兴衰”。

本辑，以类系事，辟了几个栏目。《人物春秋》刊载了在松滋具有一定影响的九位人物

的事迹，从他们身上可以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。《民国史料》提供了几个方面的史实，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旧军队相比，将我们的义务兵役制和旧社会的征兵制度相比，将我们的各级干部和旧社会的官吏相比，……，孰优孰劣，不言而喻。铁的事实，雄辩地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。我们的党和政府，从不讳言自己的缺点和失误，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，我们相信，改革和建设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快、更大的进展。

本辑《生活风情》、《历代松滋县城》、《新江口的变迁》等文、有一定的乡土气息，有助于读者了解松滋县情的几个侧面。

《松滋文史资料》如何改进、提高，恳求各界人士予以指数。

编者

1989年9月

目 录

忆史征稿短歌……………政协主席 张必发(1)

人 物 春 秋

我的从政生涯……………韩大戟(4)

九十自寿……………韩大戟(12)

回忆父亲吴雄久……………吴志芬 吴成壁(30)

张波臣轶事二则……………张宾善(39)

韩明炬……………周经然 文嗣勋(41)

熊映谦……………崔 光(46)

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孙义太……………彭玉波(49)

族叔文茂轩二三事……………文嗣勋 文秉恕(53)

舞狮高手乔大祥……………万善云(58)

裴耀奎兴办教育二三事……………裴剑舞(61)

民 国 史 料

武昌围城日记……………周维藩(65)

民国时期卫生纪事(续)……………苏以翔(96)

民国时期劣吏小记	陆垂满 (102)
民国时期征兵弊端种种	胡维贤 (111)
张俊民杀害杨世瑞的经过	胡维贤 (117)
沙道观的两次抗日激战	黎美高 (123)
一件往事	王柏仁 (128)

生 活 风 情

松滋民俗

宗教家庭、礼仪、生活、农谚	胡远怀 (130)
吴庵肉僧	刘启裕 (159)
历代松滋县城	邓和平 (163)
荆江分洪工程虎渡河截流记	郑定智 (168)
新江口的变迁	胡正风 文 平 (174)
历史的回声	周经然 (185)
“附中”生活片断	裴希天 (191)

忆史征稿短歌

张 必 发

百年风云变幻多，
历史长河波澜阔。
戊戌变法成泡影，
刀光闪处人头落。
辛亥首义起武昌，
推翻满清建民国。
十月革命炮声响，
马列主义传中国。
建立中国共产党，
领导人民战群魔。
中山先生眼光远，
国共携手搞合作。

难忘“二·七”“四·一二”，
革命英烈血成河。
万里长征到陕北，
历尽艰难与坎坷。
全民抗日八年整，
国共斗争又联合。
解放战争经四载，
四九建立新中国。
迄今已历四十秋，
弃旧图新传凯歌。
总理号召写文史，
建设新型史料学。
以史为鉴知兴替，
成败得失加评说。
我劝老者多回忆，
“三亲”史料细琢磨，
征集内容甚广泛，

囊括工农兵商学。

希望各界齐动手，

松滋文史新开拓。

写好史料广流传，

造福当今后惠多。

我的从政生涯

韩大载

余生于清光绪11年（公元1885年）正月初五，兄弟五人，我行三。年八岁，就读于乡塾，直至1901年，纯读四书凡九载。1902年娶妻黄开瑾。后因家贫辍学，习耕耘者两年余。1904年冬，父母以丁众析爨，我分得稻田八斗（种），摊负老债80串，年纳赡养谷三石。1905年考入松滋县师范传习所，所长为王运震，六个月毕业。1906—1907年办本乡小学校，校址在韩氏宗祠，县学务公所年给津贴20串，开开风气而已。

1908年赴武昌考入湖北官立政法学堂，别科甲班三年制，监督为邵章、梅光羲，有日本教员三人，习法律、政治、经济外，兼授清代律例及《会典》，1911年暑期毕业，成绩列第二。在校曾参与川粤汉铁路自办运动。痛恨清室政治外交柔软黑暗，尤以奴役汉族万难容忍。渐由思想转为行动，很自然地参加辛亥革命。首义后我与苏成章、牟鸿勋等创办《中华民国公报》充主笔，兼任政事部司法局局员，徐金声为局长。继改局为部，司法部部长张知本，我任刑事司司长，接收旧法院并加以重建。汉阳既陷，转而从戎，任王安澜奋勇军参谋，开往武昌大军山一带布防。旋奋勇军改编为北成右军第二路军，其司令为王安澜，我为参谋，开往合

子埠训练，准备北进。未几南北和议成，我于1912年辞职由前方回武昌仍当司法部刑事司长，其任务为建设各级法院。并兼《中华民国公报》主笔，下半年兼武昌私立法律专校中国法制史教员。嗣后部改为司，我充刑事科长。当年，刘公、赵倜威介绍加入同盟会，被推为湖北支部文书干事，石瑛、胡秉柯、田桐等均为支部负责人。年底随张知本赴京参加全国司法会议，主持会议者为许世英。1913年春参加湖北参议员党内竞选，我得票最多，遂由湖北省议会议员投票，与当时共和党刘成禺同次当选。四月到京出席国会。新成立国民党本部，推选我为文书科副主任干事。参议院议长为张继，我当选为院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。国会开会后，我党一切与袁世凯对立，首先反对善后大借款，赣、宁举兵讨袁，我在参议院提建议案：袁世凯引责退位以谢国人。其内容有“虽兴师动众有碍国法之尊严，而略迹言心，实防独夫之专制”，袁系之议员认为诬蔑元首，提议交付惩戒。便衣侦探，尾随余行止者三阅月。同事被捕、被杀、被通缉者过百人。同年十一月，袁下令非法解散国会，监视行动，我逃津住刘公家约三个月，金尽援绝，不堪久住。1914年回北京，与高仲和同住，执行律师职务，兼任中国公学法院编制法教员（校长为姚撼）、私立中央政法学校授刑法及政治学（校长为孙武）。闭户读书很少外出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起，袁世凯急于称帝，欣然承诺日本帝国主义所提之《二十一条》。益恨其媚外攘内、卖国求荣之行径。不久筹安会倡帝制，袁亟欲称帝之心昭然矣。上海同志张耀曾等约办中华新报，乃潜赴津经大连到沪，任《中华新报》编辑，兼国会议员通讯干事。虽遭上海镇守使通缉，

视之蔑如也。翌年春，吕公望据浙独立，我被推为国会代表，绕道宁波赴杭参加讨袁大会。六月袁死耗至，《中华新报》深夜获悉，乃撤第一版，载我草就之《袁袁世凯》一文以为社论，其结束语宣告：“尚有无数袁世凯存在，国人不可乐观松懈”。未几，黎元洪继任大总统，段祺瑞组阁。进步党党员以助袁改助段，国会重开，段深恶之。我仍充参议院议员，由丁佛言介绍任大总统府秘书，兼中央法政学校教员、北京《中华新报》主笔。制宪会议上集权分权之争，我主分权最力。是年冬季，政学会成立，领导取干事制，额13人。我被选为干事，李根源、张耀曾、谷钟秀、李肇甫、李述膺、杨永泰、郭椿森、欧阳振声、文群、金兆棫、周之翰、张鲁泉均当选。纯属国会内政团组织，国会以外并无会员。当时两院政学会会员近300人，为国会内第一大派。其目的为实现民主与法治，自然与北洋军阀之独裁相对抗。如地方制度是否订入宪法，如尊孔，如国会委员会，如解散众议院等问题，政学会同人均与北洋代表人物发生冲突，以政学会人数较多，阵营整齐，为当时之进步力量。

1917年春，我代表政学会参加黄（兴）、蔡（锷）会葬。五月，由段祺瑞策动以张勋为首的督军团通电干政，我见黎（元洪）庸懦不可为，愤而回里。未几，张勋率军入京复辟，时我刚由松滋到汉，当晚乘船入湘就谭延闿商北伐，继由岳州转赴川，迨抵渝而张勋已逃，熊克武、但懋辛力弱不足为。川督周骏告熊北京在电缉韩某，我乃离川返汉。约杨爱唐到沙市，先说动旅长朱北雄、团长胡廷佐，由石星川师长宣布独立，襄阳黎天才响应。我由津市遭州经常德入长沙，与谭浩明商掇荆襄事。1918年元月荆襄独立军退鄂西，

岳州被吴佩孚攻陷。我与胡志民由长沙经澧松以入川助熊，但因路阻，折回常德。适冯玉祥军由沙市来犯，经人相助，潜藏于武昌一磁器店内，半月后冒充帐房辗转到广州参加非常国会，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兼李书城部驻湘鄂军代表，出席军政府总裁会议，并任广州《中华新报》总编辑。1919年夏，赴上海参加反对安福系斗争，主办和平通讯社，响应学生、工人及各界爱国运动。1920年春，复返粤，作“西南建设议”，陆续登中华新报，并印成小册，分发各界。除若干华侨复函赞同外，西南当局无一响应者，我乃废然返沪，上庐山治病，病稍愈即寓沪。次年春，政学会同仁在沪开会，议决正式解散政学会，并在《中华新报》刊登启事（后来杨永泰之投蒋纯系个人行动，社会上传说新政学系，因我与政治隔绝，多年不悉其内情何似，）同年我在上海交易所作投机生意约六个月。是年冬，入北京寓所，重读“老杜集”、“昌黎集”各一周。

1922年4月徐世昌被吴佩孚赶走，黎元洪复位，旧国会又重开，我仍任参议院议员兼大总统秘书（由黎元洪自派，时国会中一派依附军阀以选总统为急，另一派倡先制宪法后选总统，我属后者）。次年春“二·七运动爆发，曹吴残害京汉铁路罢工工人。国会赞成决议援助工人四条，送政府勉强执行。夏间，曹党逼国务总理张绍曾逃津，北京全市军警察罢岗、罢哨，高级爵等雇乞丐数百围东厂胡同黎宅，阻截出入，高喊黎元洪早回津，并切断水电以相迫胁。黎乃出京，随送者仅六人，我与焉。车抵北仓被阻，直隶总督王承斌以武力劫黎，并索要印玺，曳车至新站，用步兵团十二重困之。至深夜，黎由其家人交印讫，始放行。我目击，亲受万

恶之北洋军阀横暴卑劣，目无法纪，心情沉重，七昼夜未曾安眠。后三次赴沈阳与张作霖商反贿选事；并到上海策动各界申正义以反贿选。终于国会同人，大半失节、贿选已成。我夙疾迸发，黯然引退，以学佛养病，从此不复过问政治矣。旋回松滋，行篋满载佛典。鄂督肖耀南据江苏督署电告，韩某挟巨款赴鄂扰乱请速办，遂通令全省军警缉拿。友人杨爱唐得讯囑胞侄韩明煜赶回报知，我不得已又经汉转赴北京。1924年曹琨被冯国璋囚之延庆楼，吴佩孚以下作鸟兽散，老段独裁称执政。军阀混战，世事沧桑，我乃日夜读佛经不倦，益感生命伟大，前途无限。

1925年夏南下苏州寓李根沅家，从殷太如先生问“唯识”大义。学数月，更到南京访欧阳竟吾先生，尽取“唯识”典籍以归致学。次年秋季，李大钊、王法勤、柏文蔚等一再约我南下助北伐，我未明告学佛因缘，漫应之。旋送母归里，在汉参加国民党组织。1927年2月，为敌特工武装搜索，适我外出，未遭逮捕。遂入庐山海会寺，日读藏经两卷，约一月后奔丧回里。1928年3月，妻中风死于原籍，时在申，从持松上师学唐密，十月回家办葬事。1929年春赴上海从大感法师学初步密宗，日读经论、夜习止观。夏初随师到北京，修诵加勤，更问津格鲁（俗称黄教）教法。1930年夏，由北京回籍探母病，与欧阳振声同行，到汉甫二日，遭何应钦通缉，盖疑与欧阳同助阎、冯倒蒋，以是困处日租界者约三个月，夏折回北京。冬月悉母病逝，何应钦已离汉，遂奔丧回籍并安葬。1931年春来武昌暂住，旋入庐山小天池习方山长者法界观。1932年，夏斗寅主政省府、立湖北建议会，聘地方耆宿为会员，我于开幕致词中涉及国民党党员品

德，致省、市党部负责人不满，党报横加攻击，诬为贿选议员，为共产党，并面请蒋介石拿办，我唯坐听发落。不久，孔庚来告，事已白，乃回庐山。入冬往北京住雍和宫，为班禅佛筹办时轮金刚法会，专学宗喀巴（黄教之祖）教法。1933年住北新仓密藏院，继续学黄教。秋季，伪北平政务院总理黄郛（与我好友）聘我为参议。十月回松滋为先母三周年作佛事。1934年春与陈圆白到南京，从诺那学尼玛（俗称红教）教法，并于杭州随班禅佛办第二次时轮法会。夏五月随诺那佛回庐山，八月随诺那到武汉，入冬到长沙专宏莲花生大师教法。

1935年三月，随诺那佛到成都，刘湘推荐诺那为西康宣抚使，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表。使署设秘书室，外置总务、宣化、调查三组，月经费约11000余元，准带卫队20名，手枪20支，诺那派我为秘书长。康泽派别动队十余人同行，刘湘派秦仲文率民团兵百余护送之。时红军到川西，川康道阻，入秋红军北行乃入康。在康定召开第一次宣慰大会，会期五日，附近九县代表当众诉苦者70余人，此是压迫少数民族剥削康民的血泪史。来宾中有刘文辉及24军三个参谋长，闻之面红耳赤，因以结怨刘氏。时蒋军行营令诺那号召康民防止红军西突，我随诺那于十一月出关，北抵道孚。时北路各县反刘势盛，扣留县长、捣毁税卡，劫杀贪官污吏。又值李蘊珩部催索应完公粮，以是第二次宣慰大会遂不果。1936年三月诺那到炉霍、甫三日红军已越党岭抵道孚，诺那乃往甘孜。重庆行营令诺那前往瞻化防守，遂率本署职兵30余人南往瞻化。抵该城杳无人烟，住三日粮草俱缺，时正农历三月十六日。下午五时，红军突然临城，诺那率众退西郊黑松

林，再退90里熊绒西，遭千户巴登多吉以300之众截围器械，关闭黑屋中。古三月十八日早，乃将我们送交瞻化红军军部。参谋长（名不详，系万县人）详询诺那生平及宣慰经过，加以优礼。嗣送往甘孜，由总部第五局王维舟局长安置官寨，待遇甚厚，陈昌浩总政委接谈多次。不久，诺那病，越七日，于下午五时去世。陈、王多致慰勉，并助办葬事，第三日晨，鼓乐前导，送至南郊而火化焉。我时病重少进饮食，专领负师骨东归，经陈总政委许可，王局长备马及干粮并送之东郊。我负诺那遗骨，行三日至炉霍，见总政治部李富春主任，嘱稍待。第四日，朱总司令约进午餐，同座有李富春主任，徐向前军长及张国焘等五六人，酒后畅谈至深夜始散。次日，朱总司令又约吃饭谈话，翌晨赠我军服一套，川资百元、马一匹，并派勤务员两人送我东返，沿途多承优遇。抵康定，该地之别动队长以我勾结红军报蒋，蒋命交李蕴珩查复，我详述始末，李据以报蒋，乃免啰嗦，遂放行。我由蓉、渝、汉、宁归葬师骨于庐山。入冬，我往京沪募捐以筹建塔庙。经南京中山学会约我讲“红军在西康政治上的设施”，我据实作两小时介绍。1937年住牯岭筹建诺那塔庙，其经费由朱庆澜及各同学募集，并请西康贡噶佛来山为塔庙住持，抗日军兴工程未竣。

1938年，马当吃紧，我只身回汉，赈济委员会聘我为名誉委员，其副委员长屈映光约我赴洛阳放赈约40天回武昌。敌机狂轰滥炸，乃先回松滋。深秋武汉撤退，我由宜都、宜昌、万县以至重庆。1939年住渝市长安寺，任护国息灾法会理事兼总务组，主任为戴传贤。我继太虚、陈圆白、屈映光为法会负责人，号召全国佛教徒一致抗战，不一月，我心

病发作，迁山洞贡噶精舍养病。秋初迁往江北双碑张家院子。1940年屈映光约赴滇黔视察服务，约四月仍回重庆。1941年春国民党行政院聘我为参议。七月迁江北兴隆场古峰寺，七个月中，著《孔老释异同辨》约十多万言，未付印。1942年迁往冷水场云凤山，身寄岗寺，心存祖国，邮件到先读报后看信，如是住云凤山者四年。1945年抗日胜利，以无交通工具不克东返。贡噶上师由康来渝，继续从学红白两家教法。1946年春请贡噶佛讲经传法云凤山中。于十月回汉万耀煌聘我为省府顾问，旋上庐山，见诺那塔庙大半毁坏，遂于1947—1948年两年继续募款修复一部分庙塔，其余部分以款绌待修。1949年蒋政权瓦解，牯岭警察百余人，火食无着，居民自动组织联谊会，我为负责人之一，筹募警粮并宣传各守岗位，保护国家财产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于四月十八日上山接收，枪弹公物无一损失。秋九月我回武昌，参加革命工作，在武昌文物保管委员会任文保委员，后调省参事室任参事。1952年1月由李运铎介绍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成员。

（据韩大载先生小传整理，
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• 关于杨永泰的投蒋，作者另有《政学会的政治活动》
专文述及。

九十自寿※

· 韩 大 载 ·

吾家太高祖，	从堂婶香伯。
寿俱逾九旬，	小子恭相若。
彭殇本齐年，①	独惭无美德。
七岁读蒙馆，	十二上黌学。②
娶妻年十七，	家贫学乃辍。
十八生明炬，	十九立门户。
分得八斗种，	两斗半荒芜。
摊债十八串，	年息一分五。
折算稻百斗，	付息限秋熟。
三石赡养粮，	承欢不可忽。
汝母暗长叹，	仅剩一筐谷。
年短十月粮，	糠菜苦不足。
我仕轻劳动，	耕作赖汝母。